





藿謀 卷四



東海書生茅元儀止生



荅徐玄扈詹事書 庚申



辱承劄諭獎慰過至非儀之所敢當也又辱特  
教命商略屯田一事以為 國家千萬年根本  
之計儀雖不敏志于斯久矣不敢不盡其愚夫  
屯政之大端在于講地利究人事兩者而已兩  
者皆先生之所熟察也又何待于愚愚以欲商



屯政先商其規局規局失雖勞而無益規局得  
易集而無訾天下有名美而實不可行者雖明  
哲之士每蹈之以圖萬全而反終於潰敗幾微  
之際不可不察也自天下之憚分更也 朝廷  
之憚創始也羣司之憚擔荷也故言屯政者不  
曰托重于有司卽曰責成于軍衛不知兩者雖  
爲名美而皆不可行也唐宋以來主筦國計者  
別有一司如三司漕司之類以大體觀之似不

如有司之簡切然唐宋事煩而財不匱 本朝  
事簡而財不足者職此故也有司一人之身禮  
樂兵刑催徵迎謁大小畢集卽財利一途而主  
辦者一處責解者數署急此緩彼顧此失彼勢  
有所不得不然也而復責之屯政令急則文飾  
以支吾令緩則高閣而廢弛汚者恣其侵漁尅  
剝愚者巧爲措弄阻撓故托重有司之說必不  
可行也軍衛屯田自餘糧之免盤而忘地畝爲



官物任意典賣幾易其主不可窮究今欲逐畝而清之則啓其爭也自正糧之免半而國課甚薄今欲改法人必創見不知無官司之督責牛種之資給溝洫之通濬卽粒米不可得而徒執昔之額以議今之課反以資其口實也且屯官大半鹵人習爲頑鈍策之不齊任之易漁刑之不畏賞之不勸此責成軍衛之說必不可行也二者必不可行則其說必歸於招募招募則必

別設統馭然又有招募之弊有統馭之弊請得而盡言之招募之弊在議兵三代之政而必不可行于今日者兵農合一是也 本朝設屯原使軍士分迭耕守而非合兵于農腐儒不察遂爲此論今方議招募而卽賦丘甲是未利而先厲也故因其羣聚簡其精壯教其技射無兵之名有兵之實此在行有餘力便宜措置耳使創始而卽爲寓兵之說則民方望而震之孰可招



募此招募之不可不講也統馭之弊在于不立資格何也統馭之責不可不專不專則其功不成分官以衆不衆則其力不遍總統馭者必以士大夫如宋三司判官漕司判官之類極一時才望之選使一人領一方之事分統馭者必責其開濬招聚之數實開田幾何方授以某職等而差次之又必以武階武則人樂爲就文則崇而不可爲訓也卑而人莫甘也授職之後果有

累效准與世職苟失故額卽刑無赦若任幕倖任軍職終無可成之理此統馭之不可不講也今前疏已奉 俞旨大疏正在部覆想不日必有專命正先生罄生平之學以建萬世之業之日也故特奏記其愚如此迂疏無當唯先生俯而教之







知我也然而其心則深矣今天下之勢非有不  
可爲之元氣而有不可爲之痼疾如壯夫多慾  
中虛邪突遂成痿痺之疾然百節之間五臟之  
內俱有鬱而不流之精氣得以疏利之劑先決  
其積疾去其夙根則參朮可投而精氣皆應徒  
調以蒼苓無益也人之局量本自天成若道兄  
者正今日之此劑莫謂史席從容日有倥偬之  
機莫謂史局閒冷日有擔荷之責養其神于至

靜練其力于至紛非靜不足以照遠非紛不足  
以應卒二十年前之士大夫俱生長太平進趣  
有常依規循步賢愚不越今非其時矣唯豪杰  
之士爲能知先先者所以安一身定萬物者也  
身不先安則物不能定願道兄加意于所知則  
不肖未爲迹冒于未同也太夫人觴辭勉如來  
旨詞荒意常慚悚慚悚



答姚孟長庶常書

庚申

伏讀惠書深荷惓切且具憂時勸世之衷與措  
置設施之策俱迥出流輩萬萬今士大夫非頑  
懦喪心者亦能爲宗周之慮也然大約有三妄  
意天下之無恙而恐太平之言爲有識所鄙故  
勉強言之者一也知身家之難保而尚冀萬一  
之倖免欲棄身家之營恐爲噬臍之悔故口言  
而身實不然者二也了知天下之必不可爲而



復無遠識隨世浮湛姑爲長嘆以寄無聊試問  
其作何區處非圖苟免干戈卽思逃避巖穴故  
雖言而不切實者三也若吾兄者方謂之真能  
憂慟者也如此憂慟憂慟不虛如此憂慟憂慟  
猶可已耳士大夫苟有功名竹帛之念者各自  
有料理然亦大約有三等自藉慧聰而不考今  
古之事如學岐黃家言而本草難經名醫之案  
俱未覲目此不可施行者一也雖詳核古人之

書而于今之事勢未揣時宜欲以古法治今時  
如欲復席地之坐而無奈雙股之拘孿如欲復  
四馬之乘而無奈駟御之不習此不可施行者  
二也雖明古之事得今之情而自出機杼不中  
長短如裁縫欲作無縫之衣小兒欲盪陸地之  
舟此不可施行者三也若兄如此用心其所措  
設定不使後人笑 本朝儒者不過正學之行  
周官而禍國祚瓊山之衍大學而無相業也跂



予之望雖在丘樊不敢替耳弟以當今之事無  
急于兵食兵食足卽富強富強實卽仁義故王  
道之大無過於兵食孟子言其方故制宅分田  
養生送死靡不具孝弟忠信制挺撻人靡不周  
孔子言其槩故曰足食足兵而聖人之經綸已  
盡如此則不特今日之急也凡有意于天下者  
莫急於斯今將不知兵士不習戰不教而殺夫  
子所非奈右文已久韜鈴莫講典籍散失秘密

無傳弟私心憂之久矣故廣搜陰搆求爲兵家  
之大成如此者十五年今感而遂成之約可二  
百餘卷已付剞劂而力未能竣先以其序呈覽  
仁兄苟不以大謬應有以益我也今言富國者  
滿公車而未見有久長之策遠大之規卽一二  
中要害者亦拘文法而不竟其法之意必不能  
以益國而徒以擾民故不揣而言救遼者二條  
開利源者十條塞利流者三條其言亦平平耳



使得其機紐亦可以補萬一也名曰冒言以冒  
聚斂之名而言之不敢蹈齷齪者之跡然又不  
當直陳於 當宁而僅如杜牧之之罪言而已  
也唯仁兄裁而教之幸甚別有昨歲所作舉子  
業一冊并呈左右頃讀惠教尊卷已自甘落第  
之宜然亦未免與徼倖之懷唐人詩曰來年公  
道似今年其敢望乎唯兄督教之或庶幾耳九  
疇日夕相資琢磨不乏弟菰蘆中唯一獻孺而  
饑來驅人不能時相晤言人生相去亦何限耶  
風便潦草不盡欲語



上姚羅浮納言書

庚申

數年來荷特達之知一日江干遂成岐路儻恍  
之情何可言喻唯是國家多故之日在事者  
方多方以却步或徙倚而竚聆乃輶軒北指不  
聞宵戒天下具瞻所懷但兵食交匱方需弘濟  
而以出納之司間理劇之才天下士無不扼腕  
惜之而儀竊以不盡然也昔有虞氏始設此官  
而命之曰出納朕命唯允夫出爲王言如綸如



縛命斯稱矣若夫納者不過一人之見一愚之  
得何以云然蓋以震驚朕師雖罰不停晷而人  
心動搖任事心解有終不能收已覆之水者爾  
况自 本朝機事不秘而人情盡羅章疏自近  
世留中發抄而議論盡列邸報自近年賞罰不  
行而政事盡歸空談則無論 本朝設官之意  
以奏繳責之給事原分出納爲二卽度今日之  
政體亦納之責其重有更甚于出者事不專于

兵食而權實操乎軍國豈天下士所識哉然又  
竊有愚焉今之要固在慎所納而今之弊又在  
塞所納無論中古以上上下下交泰卽唐宋之季  
救亂之主亦無不破常格攬羣心以收衆益國  
今遼事方棘而 九重警蹕無聲召對之事旣  
不可庶幾而批荅之路亦幾于中絕所餘者惟  
章疏一綫耳今得所達者又不過腐濫之言夢  
喫之語而間有草莽之羣策下僚之管見侃凜



峭直一語有不便于當道無不槩從中阻甚至  
誘之以溫詞脅之以危語叱之以厲色旁人笑  
之而不顧也又甚至身列清近而言乖衆心亦  
東之高閣命殞疆場而語異塘報亦置之不聞  
此誠何心哉雖不令之舉彼喪心者甘之如飴  
其如 國事何其如政體何今幸積翳之後復  
見白日燎原之餘乃遇回廳通久鬱之情快衆  
人之忿百世一日其在茲矣苟猶徒去弊規而

而不一大暢血脉以疏通爲延攬以廣諮存直  
道以集思見休休四海失望名實並失亮高明  
之所不出也儀素沐深知不敢不竭其愚而瀕  
行之際又以賓客冗雜不敢吐一言萬里緘辭  
伏冀省覽



再上姚羅浮納言書

庚申

六月二十四長安郵使至伏拜劄諭深唯讒說  
震驚仰藉斧斷數月之前陪京囂聚不逞之徒  
思欲借鑄錢之議爲狐虎之橫邇來檢束屏息  
皆垂雲之大庇也元儀竊唯今日而國家困於  
轉輸故小人得乘間入聚斂之策然度聖明  
亦斷不報何也以三殿而聚斂原借此以盈內  
庫今縱有舉動勢必輸之於遼非聖心之所



急也。陛下果以遼不可無餉，則帑金且發，何待搜求？故元儀以爲今日聚斂之策亦不足以聳聖聽。然刑餘之徒，易爲鼓煽，四海聽聞，易爲惶駭。故杖禁之施，所謂刑一人而天下懼者也。然元儀竊有說焉：今內帑充積，較之唐之大盈宋之封樁，不啻十數倍。宋祖無論卽覲貨如唐德，亦爲養兵之計。而主上竟一無所用，其意淵微，非德宗之可窺也。然在臣下者，亦有二

咎，不可不自引而徒責主上二者何也？一曰相欺，一曰相諉。竭天下之膏脂，畢百府之誅求，而得以出關出關之後，不以飽戰士而先以自肥。今歲無論卽如昨歲之五百萬中，亦有帑金數十萬也。而邊吏竟用之如泥沙，太司農以二十條責勘者，勘者終不能爲邊吏白一詞。譬強鄰侵暴，主人慳財，誤闖及勉傾囊橐，又爲幹僕之所侵，僕卽強敏能任，欲主人之不疑其心不



可得也故曰自欺今主上倦勤以天下爲弁  
髦以利害爲等閒譬如主人髦期高臥一榻而  
四隣無賴乘間而訟之爲主人者固當出私錢  
籌勝算使其偶執而失應爲之紀綱者亦當料  
儲畜算雞豚屏無益之費修久墮之條錙積寸  
累以應其急乎亦宜號呼不應委之無可奈何  
相視而待其弊乎况法令廢弛主上徒括其  
小而遺其大善政壅蔽上不蒙其利而下亦被

其害苟能修舉而振刷之則可以致文景之富  
何束手無策爭言益稅哉建元元封間竭桑孔  
之術而不忍益民賦唐劉晏領度支民且賴以  
饒宋西事之興至廢學校而終不益累忝其最  
後一着寧計口加錢使四民共之而不忍獨厲  
夫農今之策何其下也元儀竊不自量自束髮  
時欲求王道之實而古今異勢不得其端旣反  
覆於孟氏之說而知王道之大在于仁義仁義



之實在于富強強國之本在于富國後儒不得其說而以富強爲功利之學夫功利之富強非真富強也果真能富強則百姓已享太平矣欲不謂之仁義不可得也故近量時事私度人情而轍得開利源者十條塞利流者三條急遼事者二條其大半亦人所已言也然妄以其商利害未析較得失未明杜漸幾不至用法令不均率臆而言之而又自信其說不媿於孟氏王

政之首遂冒聚斂之名而不顧故曰冒言然其志則悲矣世受國恩不能爲閉戶之鄰少學經世又未能踐冲高之迹而上之無常何之流爲達馬周之策下之又恥爲張齊賢道上上書致武士見曳之辱而僅僅附于杜牧之之罪言蘇洵之權書之後以自鳴其志言不足以濟世而徒使後之君子咨嗟而傷惜之亦君子所恥也然無可奈何矣荷蒙下知久在非望又向蒙



辱明諭令盡紆所見錄之成書如古中論論衡  
策別策斷之流元儀竊惶悚而未敢今聊言其  
一端亦遵明教也并去年舉子業一冊上呈乙  
覽惟俯而教之幸甚

與劉勿所大行書

時有使朝鮮  
事後不果行

庚申

元儀爲童子時從先水部聞明公吳江之政先  
水部以循良名天下然未嘗不心懾明公也繼  
讀明公南垣諫草則元儀已爲諸生略知當世  
事矣未嘗不心懾而願從遊也十餘年來明公  
甫起家田間而元儀亦困于有司不得從明公  
而如所願然私心嚮往不敢一日忘也夫天下  
之往明公者多矣豈在儀一人然儀之所以自



言不休者以儀之所往于明公者非夫人之望于明公者也自萬曆親政以來天下多中人而無異才多良吏而無豪傑豪傑者建非常之功立非常之節上足以耀古人下足以垂後世非若今之人偶負一時之虛譽受舉朝之推轂挾主上之威令操生殺之大權左籌右畫漫無成算驕已凌人恣睢自用之謂也然則儀之所望于明公者惟明公自料能知之若今之人亦

安知其與彼已之子深淺何如哉今明公將銜命外藩矣非常之機非常之原具在于斯儀雖疎賤敢無說而處于此不知明公此行也將以屬國告急體宜柔遠姑以應其求乎亦以敗衄之餘理宜弔問姑以慰其心乎亦以封疆之患彼此共之將以聯絡聲勢坐鎮其地以固其心張其形乎度廟堂之所望于明公者不出此三者也使明公之所自許亦不出此三者則以明



公之明智膽略處之裕然不必有深謀遠惟洞  
心灼肺之事亦不必爲開誠布公虛衷博採之  
圖儀不敢向明公竭一愚矣如明公知非常之  
原黎民所懼而豪傑開之非常之機衆庶所失  
而豪傑乘之則不唯宣威遐裔而實所以盡力  
本朝功振萬古名垂千禩在此行矣儀雖疎  
賤敢拭目而望焉軍書匆遽不惜片畧垂一言  
而教之幸甚

藎謀

卷五

東海書生茅元儀止生著

與陳眉公徵君書

庚申

儀再拜眉公道兄足下九月十八日月再盈二  
十四日三日並出十月初三日白虹貫天此何  
等時乎眉公雖欲長爲逸民安可得哉夫子紀  
逸民終之以無可無不可夫子豈淺心男子矜  
詡過情如漢宋諸儒之說哉蓋以數子之時猶



可爲逸春秋之際不得不老於塵足間欲求一  
不可得耳士生三十年前此時八十九十卽  
天下有大故亦如世外人自可安枕後於此者  
卽欲佯狂詐盲恐世不乏公孫子一流人耳千  
古名士苟當亂離鮮得自全唯楊鐵崖挾妓遊  
山向僞周主索酒資差爲自得然以夷狄爲故  
主故得綽然進退耳生今之時雖在巖穴沐耕  
鑿之休者累世奕代安得爲此言乎永王璘唐

之宗室非盜賊也李供奉遂以失身致恨曹孟  
德一時之雄徐元直以非所欲從終身不見所  
長况大亂之際更有不可知者乎士生此際決  
機而進大約患在先時然使靈武不得長源一  
二年後無一事可措手矣只幼侍春宮及祿山  
創亂亦復數月不聞急奔關中同與馬嵬之事  
此便是沉機養晦處有山可棲聊爲終歲之資  
肩公有意便結伴去耳從唐仲言處得籌遼備



考言甚典核爲之壽梓且悲而序之以百冊供  
記曹友人譚友夏爲刻數書稿相遺數十本已  
盡不知友夏在雲間不可爲索看也過吳聞崑  
侔走訊如志意相符不妨重訂苟有可否不妨  
傾教

與友人書

庚申

側聞道兄足下義甚高當承平之日卽散金結  
客求賢豪于博徒賣漿之間此其才識皆在耆  
舊名臣之上不肖于戊申巳酉間卽慨然有扶  
衰起危之思天下方以爲狂竊聞足下而私自  
喜也繼之尊府君建節巨鎮抑志禮賢精心講  
武天下望風而思奮者非一人又聞足下與諸  
將吏相結納使尊府君得士死心古之名將如



南宋韓范其子出入行伍以之摧鋒取勝然介  
冑之家猶易求耳唯范文正經略西夏以文帥  
主兵事而其子亦出入將吏之間結士戮力爲  
史冊之不再于今而得足下矣足下勉之哉尊  
府君履至危之地值至難之時非西夏可比也  
願爲足下竟其說昔西夏之事文正實得主之  
故練兵揀將擇形勝招熟羌卽可以抗禦今之  
禦奴酋者非尊府君之責也一旦師潰則三輔

首受其禍不使之禦寇而使之持戶不使之持  
戶而使之操堂厦之鑰盜入中庭干戈喋血而  
欲以中堂之綺牖爲備禦之障捍必不能也且  
虜入關必趨京城趨京城則三輔應爲勤王之  
首近而不先赴非義也孤軍獨入如羊突狼非  
智也此一難也大虜薄京城必分兵四抄知真  
定之易乘則以偏師據之知真定一有備則銳  
師挫之未及外援而先圖自固此二難也幸而



自固而京城已不可救矣此鎮之兵以爲京城之聲援則猶可孤軍稱重鎮則不足河北諸州乃虜人入寇之故道必先以大兵壓之度其兵力可以抗之否此三難也三者俱未計卽如遼陽報危必朝議必守廣寧廣寧苟破必朝議必守山海則徵發之兵必首于真定真定不應之乎則玩上也應之乎則真定一空城耳不待攻而自潰矣此四難也有此四難而使尊府君當

之竊爲足下危也雖然生而不辰當此末季播遷之禍欲諱不能晉文以迎王而伯天下袁紹以遠駕而失人心地近則易爲乘權重則易爲致養百金之士培忠義之氣救國家之一綫捍中原之萬姓未有便于此地者也未知尊府君計將安出耳昔丙午丁未間南中有李王之事人心洶洶疑有不測先君子時爲都水使者無軍國之責亦以世荷國恩竊圖殺身之報



簡士閱器以備非常幸而天下無事不幸而先  
君子卽見棄儀有槩于中緝先憲副之遺書收  
天下之秘錄輯爲武備志一書以爲兵家大觀  
計十五年矣其書已成付之梓人而力絀未能  
顧觀其序則知其槩矣敢附足下乙覽足下有  
心男子能無啓予禱刻數種并附一粲交神有  
日握手無期聊託素書不勝賸切

○○○與梅惠連公子書

庚申

先君子附尊甫先公金蘭之譜聲契最相合尊  
先公時年長於先君子二十餘歲不數年建大  
功報天子亦隨作仙都遊先君子見世將亂  
中原必有故宦遊不得志中年備水河上猶日  
募百金之士以濟緩急而不意遂從尊先公遊  
不然自丁未至今凡一紀矣所聚壯士嘗膳之  
于河上散曹可膳靡官不可膳至于今當不下



若干。亦隱然中原干城也。嗟乎已矣。弟讀禮時。故鄉遭大水。民鳥獸聚。恐其卽爲亂。散家儲萬石以賑之。以此風諸巨室。是時李少司徒方分藩。敕郡卽以弟十五小秀才勵諸大老。著姓得粟若干。金若干。而又以嚴法按小盜。是年民無粒食。竟不譁。十年以來。海內晏然。弟得盡讀先人之書。勉事詩賦。古文詞。雖未能卓然成家。亦自謂有所窺。欲卽入山閉戶。了明史一事。以上

報。天子之。世恩。而私念舉子業。先王父爲一世標幟。今數年以來。邪說橫行。詭辭惑衆。懼吾道之終滅。故黽勉爲此。圖博一第。得徵信于四方。明吾道之是。守先世之學。卽退而耕諸野耳。齷齪館閣。不足困人。况區區牛馬走耶。不謂兩年來。羽書旁午。土崩之事。在于睫下。嗟嗟。惠連。我與足下。世荷國寵。使非肝腦塗地。率九族爲天下先。便無以見先人于地下。此豈悠悠



靜養課文講業時耶。奴酋一狡夷耳。觀其用兵。制勝剽悍。則有之。若其疎漏可乘。不可枚舉。大約遠遜于金元之創業者。况孟德一流人耶。孟德下江南。目中有孤無使君。不謂南陽一耕者。談笑而殲之。平生兵家接要。竟無一字可用。人便料武侯足以長驅制中原。而竟以百戰。僅得郿足。郝昭名不聞于當時。守一孤城。武侯百計攻之。竟不能下。平生新書八陣圖說。亦竟無一

字可用。天下人未可測量如此。區區胡馬。便謂必不可與爭鋒。雲梯鈎梯。夾以勁矢。便以爲必無可守之城。何其闇而懦也。心竊悲之。思一得當可以必得志。而縣官資格方嚴。吾輩兩年內斷無出頭地。而兩年後事又斷不可知。且文法拘密。用其人。用其資。必不能得我志。我志不得。安望得志于人耶。兄所居蘄黃之間。盜賊之區。天下有事。必遭屠滅。且聞柯陳徐譚諸盜密邇。



亂情已見。小民怨大姓。恨不得其便。此斷非保家之所。苟家不可保。何如散財聚衆。爲勤王之舉。以如此門望。兼之英槩。如惠連。豈在曹袁之下。事成則爲郭李。不成則爲宗李。勝固欣然。敗亦可喜。聞太夫人明于大故。豈不知此耶。我輩名家子。必不可辱于腥羶。亦不可泯泯死于亂軍之下。并不可以沒淵自縊。區區小節。了當國恩。兄苟有意。弟執鞭以從矣。弟家久破。尚有水田二十頃。亦必不敢遺之于孫。李司徒應知我心耳。秉燭作書。心摧背裂。



三與唐存憶侍御書

庚申

伏接劄諭具仰忠愛之深謀猷之遠

朝廷有

是人元儀輩可安于草莽矣。然而明公知其難。必有以圖其易。易之道多端。明公必籌之熟矣。而元儀竊有管窺之見。進宋相有言曰。有天子起居而不使吾輩知之者乎。此後事之師也。而其任者當在宰相。今宰相既不任。則必有起而當其任者。往書嘗與明公言伊尹之任。夫必居



其位而後任其事則湯亦不當任桀而尹豈當  
任天下之先覺乎任此始得機樞天下之事圖  
之于未流聖賢不能收庸衆之功杜之于未然  
匹夫可以挽造化之命凡蕭牆之禍其起也必  
在于卒然然而卒然者必有其漸及將發也必  
有其端使一一得其根底卽敵國之情妖幻之  
術亦無所施况 朝廷之上乎然而君子之處  
此亦不易矣不身入于其中則遠而不可幾也

欲身入于其中則近而若可需也發之稍早則  
無事而生事受千古不白之疑發之稍遲則機  
易失而難遇致終身噬臍之悔而其大要在置  
成敗于度外人生一死俱不可已古之就大事  
未有橫生死于胸中而可辦者然成敗易置毀  
譽難忘故苟非聞道者卽豪傑之士亦鮮不以  
毀譽動懷毀譽之悞人更甚于生死凡此者皆  
不能忘已者也不能忘已卽勲名滿天下功德



垂萬世而求之靖獻之衷能無媿乎今事急矣非有一忘已者必不能任能忘已然後可以冒天下之嫌疑冒天下之嫌疑然後可以握天下之機樞握天下之機樞然後可以使危而復安早弭蕭牆之禍而徐收盪定之功至其機樞之所在明公固已籌之熟矣何待後進末學之稱說哉其所叨藉知愛不勝犬馬之私者唯以一斷以仰佐萬一耳別有冒言一書亦以不避聚

歛之名而冒然言之故曰冒言然其言平平耳苟得其人而盡其法則亦或可庶幾也若以今之法紀而行之猶夫填塞公車者耳不敢妄自上陳竊附于杜牧之罪言之後唯明公俯而教之



四與唐存憶侍御書 庚申

去歲見國步瀕危不勝痛心故輒奏狂妄之言伏承批荅剴切窾悉具見盛懷殆後痛愈甚故其言愈妄愈狂未蒙裁示更仰周愛深情雖然今日事更危矣明公爲社稷計非備三策不可矣儀丁其時猶敢自愛乎三策者一爲救急着一爲出路着一爲根本着救急着者卽儀前書所言守京師衛三輔募勤王之說也然澶



淵以戰而勝靖康亦戰而不守孟子曰守曰去  
非一策也今日但當有于忠肅之心恐不能盡  
守于忠肅之策則必有道矣然齊魯宋衛一望  
平原輕騎相躡日可數百里道無關隘兵難斷  
後必不可措足一步縱或得至而江南爲奴齊  
注目之地子女玉帛之懷一日未忘則江南一  
日未得安枕且湖海自有姦人捍內當先于禦  
外萬萬不可爲傲倖之圖所幸關中一片地不

唯形勝甲天下 高皇帝宿所營卜且民風椎  
魯狡夷非所垂涎西陲羌虜無隙目下猶堪頓  
息此所急宜留意也然而道出洛陽則事多可  
虞勢必不達惟預備井陘一路思置身于險使  
追者不易入隨者不易逃急入潼關發兵四阻  
連絡兩川直通荆楚襟帶江南思圖恢復則天  
下大勢尚有三面河北河南縱有蹂踐必難自  
立此出路着也 留都乃 高皇帝衣冠所在



自大江以南吳越豫章粵閩滇蜀無不扼吭于  
此雖曰東南半壁實居天下之大半也使  
兩都皆失 國家更無根據故使六軍親臨則敵  
人全勢壓此必不能以柔脆而當獷悍以平原  
而阻驍騎以下流之形而逆建瓴之勢使  
朝廷自入關中則虜有所絆必不敢遂下乘其顧  
盼之間得二三重臣鼓勵人心自操權重便宜  
措置廣作招徠如光弼之守太原如宗澤之守

舊京護淮以蔽江封海以固內則猶可爲也此  
中無可緩急之人明公所知也唯一誠意忠義  
映徹倚爲長城今四營之事盡付其手方圖實  
力操閱另成規模士卒勇躍偏裨革心老成有  
識加額私慶側聞 廟議欲將郵召綢繆 都  
城甚盛心也然使京師之人心猶未渙京營之  
文帥皆協一則功縱不成亦如張許之力竭而  
後死無不可也明公度之能乎否乎今日京營



之事如蒲堂皆醉盜臨門欲使一醒者呼衆醉者而率之鬪醉者未及豁目而盜已遍肆屠戮矣進不成其功業退不成其忠義豈不惜哉今南中將有特疏懇爲責成專任但恐朝議不協致有改移在誠意必以趨上爲忠在難從大帥反汗南中事必不可爲矣故舊兄弟唯有白衣冠以送之因遠身避地涕泣而辭孝陵耳尚何言哉今誠意義不可自言而南疏以初聞國卹未便卽發唯明公爲社稷留意儀生于末季自分必死冒昧上言自知出位然其心則可對明公已



上朱養淳相公書

庚申

元儀於相公辱肺腑之親附子姓之末然薄遊  
千里於相公未敢數見也見亦未敢深言也今  
相公相矣先人之同譜宣麻者四公然切磋同  
心婚姻締好未有如相公者也使先人而在必  
不忍緘默無一言以爲相公細流土壤之助而  
徒作彈冠之慶如庸庸者流也嗟嗟先人已矣  
九原未罄之懷當有怏怏然者元儀最不肖無



以窺先人之萬一然天下之事勢與理而已度  
今之勢酌今之理苟不失矩矱則可以質先聖  
待百世况于他乎勢者非草茅之可揣摹理者  
非淺衷之可臆決然竊聞之周公吐哺握髮以  
接天下之士當是時士豈有出于周公之右者  
然周公不以其不足言而棄之士亦不自以不  
如周公而不盡其勢與理也然則元儀向相公  
一言不亦可乎當今天下之勢有二曰亂曰爭

天下之理有二曰斷曰和今日 朝廷之上彬  
彬如也 宮闕之內秩秩如也何謂亂然權未  
有所一 一于君天下莫敢非一于相天下莫敢  
議今內而宦豎賢佞倍蓰也外而大臣公忠未  
合也下而言路紛擾無旣也故總而言之曰亂  
亂何以治之唯斷而已斷則法有程恩有節令  
有信上之寵有不顧下之喧有不聞如是而相  
業可基也今日 廟廊之上大賢登庸黃扉之



內八元並相猗歟休哉何謂爭自嚴徐高張以  
來揆席之地化爲戈矛天下之士多附其門而  
助之攻故舉世習玄黃之戰忘師濟之風佐闞  
有人和衷無術天下之患卽起二三元老之中  
嗟乎先帝懲獨相之爲失引衆正之同升使  
朝廷之上有秦楚之戰卽幸而得勝亦何顏  
對先帝于天上乎故爭位爭名忠爭佞爭非  
一也總而名之曰爭爭何以治之曰和而已和

者非謂調停其門戶通融其用舍依違其是非  
也而要之在意見求不同而爲同不似同而實  
不同此唯自忘其寵辱之念而置權勢於度外  
自忘其南北之界而憐人才如嬰兒自忘其毀  
譽之浮而任國事爲家事如此而不同之見自  
同苟有必不可同者卽毅然相異而不以依阿  
誤國事如是而相業可定也斯二者皆老生之  
常談也然欲一一體而行之則雖豪傑之士亦



有未易者元儀以不數見之身不盡言之懷而披陳管見如此唯願相公收迂妄之言便卽所以成豪傑之功天下誦其休後世稱其烈儀卽負罪門墻而可見先人于地下矣唯相公俯鑒之幸甚

與李玄白如臯書

庚申

昨得新除深爲海甸稱慶大亂已作人心已離優遊館閣事吾輩生非其時矣苟得一官無不可自見况江海之間正有殷憂吾兄毅然就此非遠識者不能弟不肖亦友天下士多矣每與文寧先生上下其間無能右吾仁兄者今吾仁兄用天下之時矣天下之事又莫難于兵而生今之時有一方之寄又不得不任旣不得不任



而又不克爲任待事之決裂而一身付之造物  
豈不痛哉如臯爲江海之門戶居平無事鹽盜  
窟穴况今多故之日姦宄生心匿形露影吞響  
洩聲已屢屢矣不爲先事之防坐待噬臍之及  
知明君子之所必不出也夫庸衆之言以爲天  
下之亂如河決山崩非寸土尺壤之所可支愚  
則以不然患無其人耳苟得其人如陳矩之守  
德安以區區文法之吏而扼金人于方張之時

前後八年城岿不動况其才識素百倍于彼者  
乎一旅之衆可以興夏况總數萬之戶口居江  
海之要衝苟有能養其殷阜以固元氣作其忠  
勇以一民心攬英雄以爲人望納無藉以絕盜  
根用其沙船則水戰第一用其沙民則水兵第  
一無事設防則海氛可淨有事外援則虜穴可  
乘置其兵于寰宇全局之外則首擊首應尾擊  
尾應此又豪杰之良圖而上臣之秘策也當今



之世非足下孰望哉正欲專介相聞歲暮未及  
適逢遽史遂披心胸如以為可教當再傾縷縷

藹謀

卷六

東海書生不元儀止生著

上涂涇源本兵書

辛酉

儀乃先生之年家子也先人又附西臺之末稱  
好非一日乃以疎落不自振之身未嘗敢通於  
左右頃晤先生之門人劉叔夏欲附一言而其  
家僮不能待不旬日間而遼事至此矣遼之有  
今日固已早知之矣當已未夏秋之間已度其

藹謀卷六



必出此此時若長驅入關則神祖之威靈猶足以振壓人心國家之物力猶足以支持破壞天不祚明使其稽延兩載構少主之當陽乘天下之疲困至于今日雖有智者亦拊心而歎也今日始召先生于田間以先生之忠義激烈如汾陽之聞命即赴茲其時矣然一局全敗從何着起守者地利不如人和山海一關即屯兵十萬而人心潰亂斷斷不能守即依勢扼險支

撐旬日而彼亦可間道犯薊門矣今奴之借道于三衛不唯賄可以要之即勢亦可以挾之此時鋒鏑滿都城恐無李綱者以爲之守也即先生已入中樞不下李綱而今日之人心較宋末之人心其潰亂更不啻十倍六龍未飛而從史之者必在士大夫欲如宋之臣僚諸生六軍者老叩留靖康君者何可得耶然則此時將如宗澤爲留守乎恐大勢無復可支昔金兵暫迴而



澤始收拾今以方銳之氣當我初潰之心恐澤所未易爲也然則先生亦徒以一死殉國乎此亦不得已之下策而非所望于經綸天下者也先生以儀言爲不當則置之可也苟有萬一之或然則豈可無說而處于此儀有所欲言而未敢盡者先生必籌之熟矣儀雖書生然上不敢負三世恩下不敢負所學七尺許一國已有年矣弗惜披心臨楮而教之

與周澆西戶垣論人運書

辛酉

元儀謹啓元儀東海書生耳其所著冒言者以冒天下之大罪而言之不虞明公反採其人運一得之愚告之同朝也元儀惡死然旣辱明公之垂採矣敢不畢其說向之所議者因經略之前疏剖而析之是時遼陽未失其爲地廣爲道長自關而陸運其力崱今則不然矣向者經略謂海運必不可恃而今海運之所積者已至二



百餘萬足以供至明歲四月但自海口至廣寧有百五十里之程則今之陸運者不過濟海運之不足耳復尚需車五千二百輛牛一萬四百隻夫一萬四百名則滄溟海若之間所費舟費人不知其幾而車牛復不可已終不以海運之便而必欲竭陸運之苦也今日之天下安忍必伸其已說而重困夫物力乎以愚之前法計之每人挑米二袋每袋四斗十步一回日行五

百回共計輕行二十八里重行二十八里則每里置一百八十八人而日可運四千石一月而可得一十二萬石計其所需每月米豆十二萬五千止虧五千耳而更虞雨雪之不時量加十八人其所運之米可加一萬二千石以五千抵其止額而餘七千以防餘日之間阻復設二人以爲夫長主催趨督率之事則每里共設二百人而足矣計其人共合設三萬名今廣寧之兵



云可十萬而撫公疏稱挑選可得四萬則是其  
六萬者皆城守之人也分其半以爲運則辦車  
買牛之費可省之關內贍牛贍騾之費可省之  
關外矣卽稍稍額外犒人日給米一升其所值  
市價可銀三四分而我之所益者不過月費米  
九千石一月之後廣寧之市價必平卽准米價  
而與之彼更便市易其心樂從而我之所費亦  
無幾矣况人人肩運則空伍必有一不容卽以覈

出之虛糧以抵之有餘也且里置一百九十八  
人不過十一人疎行于道而每里設廠分爨卽  
以其應得本色人五斗計之日不過炊三石餘  
米之飯三其餐止以石餘計所分外加設之人  
亦可燭計也袋者車所不免易而爲小卽盡以  
新布爲之每運不過二萬二千倒換倍加不過  
四萬四千竹木之擔共二萬二千其所費幾何  
恐難與車牛較矣至于所需草一千四百四十



萬束百五十里之內或不足供其數固不可知  
百五十里之內斷無一草必待于右屯之地豈  
祖宗所開府建牙之處而沙漠不毛者耶愚  
所不甚解也經略之法每車運草三十束一月  
四運爲草一百二十束故以萬五千輛之車而  
始供每月百八十萬之需今以前法計之人可  
運七束則每設二千七百人而可月運十萬五  
千束也共用四萬六千二百八十人而足矣經

略之法車一萬五千輛用牛三萬隻夫三萬名  
今以夫之工食還夫以牛食料食夫而尚省一  
萬三千七百二十牛之食至車不必造牛不必  
買無車敝牛倒之虞又不必言矣今據經略之  
法米豆芻草共用車二萬二百輛牛四萬四百  
隻夫四萬四百名以愚之法止用人七萬五千  
九百八十名加之督率者七百六十人再加之  
炊爨者不過八萬人而足矣今十萬之師旣選



四萬以征再留二萬以守尚有四萬之餘可以  
餽餉所虧者四萬卽用舊法四萬四百人以抵  
之而車牛全無所用矣以四萬牛之料可以餵  
四萬之馬卽謂右屯以東百五十里大軍所聚  
止供薪爨則竊思加牛之後此牛日經行于此  
百五十里之內不知卽食其地之草乎抑復運  
草而餵之乎如食其地之草則所領料價必卽  
轉買于其地之人可以私買獨不可官買以餵

馬乎如運草以餵之則六萬之馬其費草如此  
牛不給豆其草數更盈于馬卽以馬計之已居  
馬三分之二尚須車一萬輛牛二萬隻夫二萬  
名也况加牛又當加料加料又當加牛乎今難  
此者有三說焉一曰城守之師撫公必不肯分  
以運夫精壯赴戰老弱餽運自古御軍之法旣  
不能戰聚此六萬之衆于一城之內亦復何爲  
愚知其不然也一日遼斗大每斗可二十觔無



能肩八斗者不知遼特市斗大耳官給軍者以漕糧爲準則每斗止十二斤也草七束以會典法計之每束十五斤七束止百五觔也卽力不勝減其米二斗不過增人七千五百名減草一束不過增人六千六百名卽以四萬牛料三之一而可雇募人矣又何慮乎一日并此五萬餘人恐難驟增不知較于經略所定之夫不過增一萬三千餘人豈以省車牛之費用其一二有

不足乎卽此九萬餘人皆不足取于軍而以省辦二萬二百車之費省買四萬四百牛之費省餵四萬四百牛之費以爲五萬三千人之雇資孰省乎孰便乎孰不擾于內乎孰不虞其敝乎不待言而決矣辱下問敢罄其縷縷然終于冒天下之大罪已



上世父大同二守書

辛酉

揆違既久仰切莫喻前歲捧讀手諭慨然思雪  
國恥烈士暮年意志如此真可爲子弟矜式  
但以下式之義望之小子則伯父去家日久不  
知其唯身留一劔耳萬人食祿一士酬恩儀雖  
屢擯有司然世沐帝澤闔門簪紱肝腦塗地  
是其本懷但世不我用故退而輯武備志二百  
四十卷欲以兵家實學陰益捍護社稷人之



智慮今其書已播之 國門矣身可隱矣然後  
將軍有言兵難遙度故欲一按九邊觀其形勢  
薄有論著告之天下有心人從此南山之南不  
復問戶外事承見召更愜所懷今以王大司馬  
屢使相招當一赴其意卽圖自雲中上谷而抵  
關中矣縱觀之餘得一叙骨肉何快如之願伯  
父加餐自愛恐素首舉動不遠卽此地可成大  
業無使它人謂伯父徒老一官也勒謝不旣

寄于振芳南銀臺書

辛酉

骯髒軀不能俯仰見公卿然苟有心血有真實  
磊落丈夫雖在霜戟間不敢匿身自遠也然而  
欲以天下事爲己事料天下事如家事將掀天  
揭地之業如布帛菽粟而講求未有如明公者  
也然長安道上雖知明公者多矣卽嘗啓事推  
獎明公者亦猶以清廉真品知明公之淺而易  
見者人固不易知知人亦不易元儀反于明公



覺自負焉今東事敗壞在于隄下而廟堂諸公冀其瓦全者十之七覲其倖勝者十之三昔者士大夫自愚以悞人家國今之士夫自愚以自悞可笑也可痛也今撫臣曰進取經臣曰自守撫臣欲進取而恐其不勝則難內曰須後勁經臣欲自守而恐人成功亦難內曰須後勁廷諸公心有左右袒而口不敢曰甲乙是恐其勝則已失先事之明其敗則已冒同扶之誚

耳最宜裁擇者莫如閣臣最宜擔任者莫如樞臣最宜明決者莫如臺臣省臣而其糗稜則于一人一轍皆職此故也不肖竊以爲一言可決已主進取則當專任撫臣而撤經臣回京不可以異同之論撓其權不可以阻擾之說藉其口如此而後撫臣無所置喙矣如主固守則當改撫臣別鎮而令經臣自守廣寧未有身坐千里之外置生死于不相干之地而責必不欲守之人



以固守之事舉。朝皆以爲然。然而莫敢任其  
決也。旣莫敢任，則進必敗，守亦敗。堂堂天朝，  
無以長安拱手，讓人之理，則當思第二着。所謂  
第二着者，豈能復調兵復聚餉，只將目下兵餉，  
量留關內，以備緩急，無傾家以齎盜而已。樞部  
諸公頗以其言爲然，而恐經臣之窺其深恣其  
毒口，故僅僅陰行之，而什失其七八矣。將來之  
事，恐當以累明公目下留得一兵，留得一餉，皆

足爲異日之地，而無奈臺省諸公未有以爲然  
者，爲宰內之營者，無域外之觀理，固然也。而其  
如旁人之痛惜，何元議雖屢擯于有司，然世受  
帝澤，果在。廷諸公俱不肯承任之時，儀不  
敢愛一死，今非其時也。靜以禱上帝，使宗廟  
社稷之靈，愈藉愈不窮，便可優游于蒼山碧水  
間，已人便寄達聊抒衷曲于知己，不勝死罪。







自古首亂之地今國仇之裔柯陳徐譚蔓及  
十萬一呼而起禍且流于貴屬今不幸而其言  
半中始于蜀而不始于黔國之不幸也亦調  
發者之過也秦之妖人中有爲之根底者其禍  
頗大幸同郡相君發其謀未敢遂猖然其憂終  
在也至貴屬剝膚之災恐終于不免先事之防  
王文成有前謨在東南有明公朝廷自可安  
枕然素知轅門無勁卒軍府無專權養威于衆  
釁之前覽柝于未變之日泰山土壤望不棄于  
明公耳禹尉里中舊識之才可幹辦恃知附齒  
不盡耿耿







也今側觀規製車上止可用三眼鎗而百子等  
鏡尚須架木于車外夫我之火器所以不能盡  
其長者止以心悸神怖站立不佳故以車衛之  
今臨放之時其人仍立于車外則心悸者不能  
止也卽以有捍衛之具易於退守足以間其心  
膽然在車外則遮板之利已失怒絃勁矢蜂攢  
蟻集卽有堅甲在身亦不得夷然無畏况未必  
然乎此其不可者一一車之制爲卒二十五人

自車正副三人之外輪班打放者尚有二十二  
人卽去其車外放大砲數人亦不下十餘人也  
而車上三眼鎗雖用六桿而實止有兩人站立  
之地開手太多挨擠不便卽謂亦可用之于車  
外而車外之不能站立亦如放大砲者矣此其  
不可者二掘濠之法古人原用以安營至於戰  
陣之時先爲深溝以自限此古人所不爲也唯  
近世九邊步卒不能當馬故用此法以固營盤



然而胡馬怒突常撲溝而衝使其幸而火器之力足以勝之則苗頭他向步卒亦不望追勦今所議車營欲以進取而爲深濠于外又爲品字坑於內益之以拒馬木又益之以鐵蒺藜凡百禦虜之具用之無不盡以之自衛則似可以之對敵則萬萬不宜何也古人之守城尚欲鑿突門使敵不知其所攻今唯開八門止留有限之地使出入不便此其不可者三春秋之時散車

爲徒以之勝虜近世以來歛徒爲車以之禦虜古今不相襲大約如此卽如車制一事三代之革車馬隆之偏廂魏勝之勝敵今之偏廂正廂及近日之小車皆各有其便而唯視其時豈無古人心思未盡之處今人原可以勝之者乎卽不欲大加改易而卽就此車尚可商榷更換今所用單層木板雖厚至二三寸鳥嘴鉛彈可過不足爲恃且買來舊車木皆朽敝輪轅易摧費



明公之心血朝催夕償費 朝廷之脂膏株積寸累而爲器具非萬分足用必非明公所望也願明裁之至于西兵二千人雖未閑號令然皆壯年盛氣儘可教練卽其心未固使此中規制既定恩澤復深則人人皆赤心健兒矣唯馬之來歷出于州邑州邑自匿新餉十二兩而編派里甲之馬或給少價或全不給計其所值不過四五金一路喂養失時如驢如犬縱加十分保

恤其骨格原非戰陣所宜若如今日喂養之法必難盡度殘冬且此中豆草騰踴非費銀八九分不能喂一日安能費無限之金錢喂萬不可用之馬以損威取笑于三軍耶竊觀此中所買之馬頗臃壯可用不如賣之卽以四易一而實可得五百匹以千五百匹年前三月之費又可得千馬矣恐駭聽聞當一面交易一面題知不妨明目張膽言其所以然之故安得以 朝廷



之物力。宗社之關係自己之性食以博人之  
不愠耶。適司農君見召未得面謁以商方略感  
明公國士之知不禁饒舌。

不合二上王霽宇制府論運煤書

辛酉

今調募四集煤米騰價致厯遠猷欲使散處以  
殺之故愚以不如運煤米米之一事尚俟訪確  
再報今早先與毛弁一計運煤之事爲之損益  
調劑得一畫一之法敬以上陳煤之產必房山  
縣馬角庄者方可用其抵密雲之路爲二百八  
十里五日之中可以往返計騾所駝以上駟當  
下駟實可得二百斤煤價銀該一錢六分其騾



以十二頭爲一羣雇騾夫一名用壯丁三名可  
以御之久之習熟則騾夫可不雇矣今議騾夫  
雇值每月二兩四錢五日之中合爲值四錢壯  
丁每月一兩五錢五日之中合爲值二錢五分  
連煤之騾每日夜必得豆六升今時價該銀四  
分八釐大草一個該時價二分五釐共爲價七  
分三釐十二騾五日之費共該銀四兩三錢八  
分合之共費七兩四錢五分而二千四百斤之

煤可抵密雲矣今用官騾馬其每月原領官草  
料八錢每五日該一錢三分三釐壯丁每日五  
分卽在新兵內撥用實可省八錢八分三釐實  
止用六兩五錢六分七釐每百斤合價二錢七  
分三釐六毫今市間兌錢每兩五百二十文實  
爲錢一百四十二文今平易與民作錢一百五  
十文其十二駝之利可得錢一百八十四文一  
月之間可得一千一百零四文今議發馬騾六



百頭分爲五運日可發十羣爲煤二萬四千斤  
一月之間爲煤七十二萬斤爲利錢五萬七千  
六百文值銀一百十兩七錢八分四釐今于買  
煤處議官一員運煤每運一員議官五員收煤  
賣煤議官二員共用材官八員每月加給工食  
五兩共用銀四十兩實有七十兩之利今官發  
馬騾六百疋押運新兵一百五十名加之上下  
二班共用三百人如用舊兵亦必加至新兵之

糧方可責之晝夜奔走除舊料舊糧外五日之  
本實爲三百二十八兩零今再益以一百七十  
二兩以爲始初發賣等待之本共發五百金而  
其所用壯丁卽用毛弁名下一百五十名再撥  
一百五十名使其便于更替其所用材官卽令  
毛弁自選其本長存而每月尚可責其七十金  
之利或卽以二十金爲其雜用卽責其十之一  
而十月之間子母一倍矣至其口袋等物有費



當有中途停駐之處料草當有頓買之便餘此  
百餘金于彼運用而有餘使此間一時分派不  
足卽以散之各兵每每月使領五百斤卽算一  
萬五千人已可去十五萬斤度十人打火最省  
最簡則其用如此其實不止也彼欲領則增之  
或令其自市卽新兵一項已去此數而加之舊  
兵加之人民不患其不盡去也使有餘則官給  
價收積以備緩急之用亦無不可今按柴火分

用則費合用則省今新兵每十人打火其費柴  
日可二十文每月可六百文今用煤則不過二  
百斤價不過三百文是省其半也兵豈有不樂  
煤者乎因之柴價亦可平矣因之開關打柴亦  
可省矣如山西新馬可卽發用則其所食官料  
原計八錢今以無用之喂易爲有用之運則度  
省草料之費每疋一兩四錢六百疋爲銀八百  
四十兩計十月爲限而馬且益肥矣蓋毛弁情



事實欲自見非希利之徒明公直任之無疑可也草率主臣

三上王霽宇制府論廣鑄書

辛酉

伏承下問廣鑄利便在長安匆遽未得卽答今謹條悉以對夫欲議廣鑄必先以南北成規較之而後損益其利害大約每爐鑄八萬文用工匠七人六月一鑄此通例也近南司農爲一月兩鑄人皆便之一年之內缺寒暑兩月歲可二十鑄每爐歲得錢一百六十萬文北錢每文重一錢五分是每萬用銅九十三斤十二兩前



按明公所示京鑄式每斤合價一錢二分及按  
戶部規則每萬用炸塊二百三十九斤木炭四  
十五斤六兩二錢四分松香五斤五兩零砂確  
六個以及人工之值共爲三兩二錢五分則是  
銅價每斤八分五厘三毫共爲本十一兩二錢  
五分今若依六文准銀一分是值銀一十六兩  
六錢六分六釐六毫六絲五忽是爲息五兩四  
錢一分六釐六毫六絲五忽若依五文爲一分

是值銀二十兩爲息八兩七錢五分每爐歲鑄  
一百六十萬文依六則爲息八百六十六兩六  
錢六分六釐一毫依五則爲息一千四百兩南  
錢每文重一錢三分是每萬爲銅八十四斤十  
三兩七錢七釐五毫黃紅二銅價不等近日黃  
銅價至六分五釐紅銅價原估一錢一斤是爲  
價八錢六分六釐五毫每爐鑄八萬文用炸炭  
二千一百四十斤爲錢四千零十三文砂確五



個共爲四百三十文麻索八十條爲錢四十文  
俱以千文准銀八錢共銀三兩五錢八分六釐  
四毫是萬文爲雜用銀四錢四分八釐三毫也  
每爐用翻沙匠一人工食錢二千八百三十四  
文看火匠一人工食錢二千二百一十六文煽  
風匠一人工食錢一千七百二十六文省眼匠  
一人工食錢一千九百四十六文剉邊匠一人  
工食錢一千八百二十六文磨錢匠二人人工

錢一千七百二十六文共爲錢一萬四千文爲  
銀十一兩二錢是每萬爲工匠銀一兩四錢也  
此南司空廣鑄見行例每萬去工本銀七兩七  
錢一分四釐七毫三絲較之北錢十省其五然  
以萬文准銀八兩其息僅二錢八分五釐二毫  
八絲每爐歲鑄一百六十萬僅爲息四十五兩  
六錢二分八釐四毫八絲南北之利不啻三十  
倍此不待較而明矣今鑄北錢每爐一鑄之本



不過九十兩卽存兩鑄之本不過一百八十兩  
今小試之止開千爐共用七千人若依五文之  
法行之度近日京師情事相去不遠司空度支  
歲給商價亦每准此以之給兵兵必樂從則一  
年所獲可得息一百四十萬以之養兵卽准上  
兵之例歲給十八兩可供七萬五千人之用而  
尚有五萬兩以爲宴犒之費其本長存但經事  
之始所難者銅無厲禁官不開山無由取給耳

今請備五月之銅本一月之工價本計每爐十  
鑄用銅七千五百斤計千爐共七百五十萬斤  
爲價六十三萬九千七百五十兩物料工價兩  
鑄爲銀五十二兩千爐共爲五萬二千兩大約  
將七十萬足矣始事經費四出買銅募召南北  
善鑄之工數百以一教十有安家等費搭蓋廠  
宇給造器具添設邏卒共不過十萬金今能借  
內帑八十萬金而假之半歲之日月使銅漸至



宇大備人畢集然後舉事則一年之後其百四十萬金之息可以責之筦庫之吏使止養兵五萬人則費不過九十萬金度其將吏俸祿宴犒之費不過十萬金尚餘四十萬金不過二年而可以母錢還內帑其存本七十萬仍在軍中若得共借內帑百萬則以其二十萬生子爲繕甲治械市馬之費其法大約寬則墾薊東之水田急則糴賤賣貴其息稍寡則別爲市易佐其不

逮不出數年其母亦可仍還 內帑是不費

國家一錢而可養如熊如貔之五萬人以之當

關護 陵寢歲尚有四十萬之餘以佐 朝廷

其法不廢則可萬年如一日今規模已就所難不過買銅僱工二事然以半年之暇置辦已全則不難措手已見成效則 朝廷信從衆喙難搖大之而復宋坑冶計元佑中歲得銅一千四百六十萬斤舊史可考今天下幅員廣于弱宋



不患不給次之而如不肖冒言中所論銷器禁  
器之說亦尚可供十年之鑄使三輔之間坐致  
富強惟此一策不肖山中人矣不能復出一語  
補助當世惟明公採此言必有能者爲盡心力  
國社幸甚

四上王霽宇制府論水田書

辛酉

前者所言墾薊東水田事未竟其說今在徐州  
待篙師復詳以聞北直隸乃古燕地志云其水  
網繆故泉源甚多今涿州房山等處皆有可墾  
之田山會人及涿鹿馮氏皆墾以致富馮太史  
昔嘗與晤言因籌之熟矣每銀四錢可開荒田  
一畝其稍熟者猶可損也每田一頃須農六人  
計其一歲之費并買麻豆以爲肥具車牛穀種



農具共銀八錢可得一畝則始開之歲不過費銀一百二十兩可得田一項凡費二十萬則可得熟田一千六百五十頃每畝所收精糈可二石五斗最下者二石卽以下爲準而歲收精糈亦三十三萬石矣今京師之價每石值銀二兩近畿之價值銀一兩六錢卽以一兩六錢計之而歲得價五十二萬八千矣計兵初練先當爲治甲冑嘗以精鐵善式計之每副不過三兩則

是五萬之兵十五萬金而可具也復先以十萬金還內帑餘二十七萬五千金明歲以十三萬二千金耕已熟之田千六百五十頃以十四萬三千金加以餘穗雜產之千金而可墾荒田一千二百頃是歲所收可得精糈五十七萬矣蓋京師四方輻湊華貴藉集所用精糈歲不下數十萬故初歲驟增三十餘萬價必不得減至次歲若虞其太多價不能登則江南嘉湖蘇松常



五府歲供白糧數十萬公私之費不止一兩六錢令其以此數折之有司大戶無不欣從近畿精糈過于南米卽御饌之需亦用此米以之祿百官贍六宮養內豎未有反爲不可者使南糧不至則京師歲欠數十萬卽歲復增數十萬價亦不得減計其次歲之息既有九十一萬二千復以十萬還內帑餘八十一萬二千則議改所養士半爲騎卒計張家口之上馬價不過十

二兩計馬二萬五千疋費不過三十萬餘五十萬餘金爲治火器製弓弩鍛刀戟人費十金而大備矣是不出二年而內帑之母金可還戰馬戰具值將百萬二千八百五十頃之田熟在近畿而三歲尚可益墾三歲之外守之足矣蓋東京之田未墾者不可勝計以所知之地而籌之不下三四千頃此不憂地不足力不集者自此以爲民倡則漸無不墾之地蓋幽燕一帶自石



晉陷于戎狄故久廢水利今復歸版圖將三百年且乘輿所在乃爲甸服供秬供米自其常貢極宜乘時修復以爲萬世之利則此舉不特爲戰士治具而且爲根本增富爲東南寬民力其利不可一二數也唯明公斷而行之儀伏在深林見旅于燕者歸道千箱之盛一二年隣之父老子弟無破家危身供事挽糧之苦私衷幸甚天下幸甚



